

QUE SERA, SERA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电影《知情人》插曲

(此歌曲曾荣获 1956 年第 29 届奥斯卡最佳歌曲金像奖)

1

北方的冬夜,格外的寒冷,格外的漫长。

都清晨五六点钟了,整个城市却仍在梦乡。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上班族和上学族们正抓紧最后的时间蜷缩在温暖的被窝深处,酣酣地睡着,恨不得永远也不醒来。

而为人之母的王小理还是被女儿的一阵抽泣声唤醒了。

在夜一般的灰暗与寂静中,小理不动声色地斜眼看这个三岁半的小女孩——她仰卧着,眼神直直的,泪水缓缓地流向耳际,小嘴一撇一撇,像在想一件伤透了心的事情。

小理屏住气,怕惊动了女儿。依这些天的经验,只要小理动一下,女儿就会扑过来,没完没了地哀号:“妈妈,我不去幼儿园,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了……”

女儿无声地流着泪,小理无声地看着她。

从第一天送女儿去幼儿园到现在,已经十天了,为什么她的抵触情绪还这么强烈呢?这十天来,孩子天天早早地醒来,然后就一直哭;老师还说,她每次吃饭时都边吃边呕吐,午睡也不睡。这样下去,她那二十六斤的小身体能支撑多久啊!小理使劲闭了闭眼,不敢再往下想。

熹微的晨光努力地穿透窗帘,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房间的各个角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小理的眼睛,提示着小理起床时间的到来。

忽然,咣当!从厨房传来什么东西的碎裂声——原来,公婆早已起来了!

小理忽地起身,果不其然,女儿立刻号啕。

小理咬咬牙,绷着脸若无其事地穿衣服。

女儿也跟着坐起来,由于悲伤过度,她的哭声被一阵阵猛烈的哽咽替代了。她无助地看着小理,两只细细的小胳膊死死拽住小理的衣襟。

“宝宝，”小理终于忍不住劝慰女儿，“好陶陶，别哭了，妈给你买脆脆糖。”

陶陶却越发悲痛，泣不成声；“妈、妈、我、不、要、脆、脆、糖、我、要、在、家、玩、玩、玩……”女儿的小脑袋随抽噎的节奏一晃一晃，盯着小理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小理替女儿接下去，“你要在家玩布娃娃，是不是？”

女儿点了一下头，哇地哭出了声。

婆婆齐素清进来了，神色有些慌张，“小理，你爸把你熬药的沙锅打了。”

“没关系，没关系。”小理顾不上多说，拿手绢给孩子擦着眼泪。

“打就打了吧，省得一天到晚把家里整得不是味儿。”齐素清爬到床上，搂过孙女；“哟，这孩子，怎么还哭？”

奶奶的怜爱让刚止住哭声的陶陶迅速恢复了委屈，她又痛哭起来，央求奶奶在家带她一天。

齐素清受不了了，冲小理递着眼色。

小理一边飞快地叠被子，一边对着婆婆摇头。

“真想不明白，大冷天的非要把孩子往外头送，孩子多可怜。”婆婆瞪了小理一眼，紧紧搂着陶陶嘟嘟囔囔个没完。

陶陶听懂了奶奶的话，哭得更欢了。小理不知该说些什么，摸摸自己的额头，竟然已经出汗了。

“阿——嚏，阿——嚏……”公公杨金山正在打扫撒了满地的中药渣子，也许是令人作呕的药味刺激了他的鼻腔，他刚刚有些好转的过敏性鼻炎突然犯了。

小理慌了，连忙抢过笤帚；“爸，我来扫。”

杨金山把笤帚递给了小理，喷嚏却依然不断，每一声阿嚏都像飞沙走石一样打在小理的心上。

终于能够说出话来了，杨金山捶着腰说：“年纪轻轻，没病没灾的，喝什么药啊，没事儿到操场跑几圈，锻炼锻炼，啥毛病也没有了。阿——嚏，你说呢，小理？”

“是,爸说得对。”小理边扫地边恭顺地回答。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呀。”杨金山接着说,边说边做着蹲起运动,像要给小理做出表率。

陶陶的哭声一声比一声尖利,源源不断地送入小理的耳际。

“阿——嚏!”杨金山继续教育小理:“你呀,把睡懒觉的毛病改喽,从明天开始就出去跑,包你——阿嚏!”

“爸——”小理放下笤帚,直起身体,看着杨金山喊了一声。

杨金山被吓了一跳,一扭头,发现儿媳妇的眼神是那样陌生,哀怨而又绝望,像是临刑的窦娥!

杨金山住了声,溜了小理一眼,转身钻进了厕所,厕所里立刻传出翻报纸的哗啦声。

一直憋着大便的小理在厕所门口愣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这个清晨将会和以前许许多多的清晨毫无两样,于是决定还是像以前那样把大便的问题留到单位去解决。

在小理成为杨家的媳妇之前,杨金山有个习惯——上厕所时不开灯,而是开门。他嫌点灯费电,摸黑又不舒服,所以想出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小理过门后,他一时改不了,小理只好尽力回避。

一次,杨金山拉肚子,家里就整整臭了一天。儿子杨革文实在忍不住了,就说:“爸,以后开灯吧,也好把门关上。”

杨金山不好意思了,有些尴尬地说:“好好好,以后点灯,顺便看看报纸,也不算浪费。”

于是,就有了每天历时半个小时的雷打不动的“晨读”。

2

为了增大房屋的面积,北方人都习惯于把阳台用铝合金玻璃窗封闭起来,然后在那湖蓝色的玻璃的一角割一个圆窟窿,插上排油烟机的塑料管子。于是,阳台就成了厨房,厨房就升格为餐厅。

一扇门窗把餐厅和阳台隔成两个世界。

阳台冷得像冰窖，一踏上阳台的地面，小理就哆嗦了一下。铝合金玻璃窗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理用指甲划了几下也没划到底儿。她的心充满了担忧，这么冷的天，女儿又那么上火，内火外寒，该不会生病吧。

思想一溜号，蛋也煎糊了。她把两个稍好一点儿的放进公婆的碗里，自己把那个发黑的三口两口吞进肚里。她不能让他们看见这个黑乎乎的荷包蛋，这个小小的荷包蛋会引出公婆鸵鸟蛋那么大的感慨。他们会心照不宣地互相看上一眼，然后做出忍耐的表情，什么也不说。

与革文结婚五年了，小理对这个家的大事小情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这些经验决不是成见，也不是主观臆断，是事实——令小理由莫名其妙到习以为常，令小理沉重不堪又无法更改的事实。

每当小理运用这些经验的时候，她的心就无限酸楚，仿佛看到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正在被这些无聊之极的经验一点一点地腐蚀吞噬。

厕所终于传出水箱的轰隆声，公公出来了。

小理进屋拉出女儿：“有臭屁吗？”小理问女儿。她怕女儿在幼儿园有了大便，却不敢跟老师说。

“没、没、没有。”女儿劈着两条小腿蹲在便池上，边尿边回答。她还在委屈地抽搭着，像是寒冬中栖息在房檐上的一只可怜的小鸟。

小理缓缓地蹲下来，拥了拥女儿小小的身体，“陶陶，老师说你一吃饭就吐，肚里没食儿，怎么能有屁呢？”

一提“老师”两个字，女儿的眼睛立刻噙满了泪水。

小理连忙学着鞠萍阿姨讲故事的语气，迅速转移了话题：“宝宝你说，白雪公主为什么要吃那个毒苹果呢？”

陶陶果然中计，苦思冥想了一会儿说：“馋呗。”

小理笑了，她亲着女儿泪痕未干的小脸，心碎了似的疼。

早晨就像打冲锋，无论动作怎么快，时间还是不够用，小理不时

地抬头看钟，紧张得像等待火箭发射的科学家。

她飞快地把婆婆的碗筷收拾好，又胡乱地洗了把脸。然后，进行清晨的最后一道程序——送女儿上幼儿园。

外面飘起了密密麻麻的雪花，天气预报说，今天将降下入冬以来的第五场大雪。

尽管市政府一再号召市民们为根治本市路面的“白雪病”多出些力，但在成灾的暴雪面前，人的力量还是显得太小了。除雪处的凹陷与积雪处的凸起交错在一起，形成一道一道的冰棱，每个行人走在上面都是心惊胆战，稍不留神就是一个大跟头。机动车、自行车也放慢了速度，蜗牛般无奈地爬着。

大雪像一床厚实的棉被窒息了这个世界，传入耳膜的一切声音都梦幻般地失去了往日的尖利，变得低低的，闷闷的。

小理仰头望望灰色的天空，迷蒙一片，广袤无边，像魔怪的大嘴，要把人吸进去。有那么一个瞬间，小理迷失在天地之间。

小理叹了口气，对仍然哭哭啼啼的女儿说：“今天妈带你坐小轿车上幼儿园，好不好？”

女儿展颜笑了。可是川流不息的出租车却没有一辆是空的，小理只好背着女儿往幼儿园走。平日里，小理总为女儿身高体重不达标而发愁，可现在，女儿在她背上似有千钧之重。

走走停停，一溜一滑，终于到了幼儿园。

两个老师早在门口迎候了。小理蹲下身想给陶陶脱衣服。年纪大一些的牛老师一把抱起陶陶就往屋里走，边走边回头对小理使眼色说：“你快上班吧 别晚了！”

陶陶哇哇地哭着，小理怔怔地看着女儿的背影。女儿在牛老师的怀里扭动着，大大的羽绒服帽子扣在她的小脑袋上，她使劲地转头，但看不见妈妈。

年轻的张老师笑盈盈地看着小理说：“你放心走吧，断了她的念想，她就不哭了。”一个看上去比陶陶还要小一些的宝宝正抱着张老师的大腿，仰着头盯着她咧咧着，好像在期待着老师的安慰。

张老师像没看见似的继续笑盈盈地对小理说：“小孩儿都得经过这一关，过几天就好了。”

小理低头看了看那个哭得一塌糊涂的小男孩，心想，我走了之后，她们还会抱陶陶吗？

算了，走吧，眼不见心不烦，小理勉强笑着走出了幼儿园。

做什么也别做妈。

这是在小理怀孕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唐姐常对她说的一句话。唐姐还说：“你可别盼着孩子出来，她一出来，你这辈子就别想安生了。”

迎着雪花，小理木然地往单位赶。眼前是女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小脸，耳边是女儿惊恐无助撕心裂肺的哭声。

小理的眼睛忽地热了，泪珠噼里啪啦滚落下来。

真是，做什么也别做妈。

3

校园里一片寂静，这是迟到的信号。小理往办公楼里跑着，心里合计着怎么跟主任解释。

办公室的门锁着，灯也没亮，小理绷紧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

她深深地坐进办公椅，又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每天，只有到了这个时刻，才是小理能够松口气的时候。

小理把头埋进臂弯，刚想闭眼休息一下，忽然想起已经好久没有修饰自己了。于是，她赶紧翻出抽屉深处的化妆包，决定好好地利用一下这段难得的空闲。

小理先拿出刮眉刀修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眉清了，目秀了；然后轻轻地快速地往脸上扑了点儿粉，脂粉牢牢地附着在皮肤上，瑕疵掩了，脸色柔了；然后把嘴唇涂上口红，只在上半唇点了点，上下唇一抿，嘴唇就多了盎然的生气；然后，大睁了眼睛，用力转了转眼珠，像是给将要疲劳一天的双眼做完了准备操；然后，小理双手捏

起那面小圆镜子——

镜子如实地反映出王小理的脸。

这是一张二十九岁女人的脸。

二十九岁，离三十岁只有一步之遥，是让小姑娘生畏，让老太太羡慕的年纪。

当一个女人在暮年回首前尘往事的时候，会想起这个难忘的时段。三十岁的女人，就像北半球夏季午后两点钟的太阳，最耀眼，但是从此将走向黄昏。

小理的脸是简单装修过的房子，虽然有些修饰或改动，但并不庸俗，反而显出一种高雅洁净的风度。照这样的比喻，她十八岁以前就是一座很不好看的毛坯房了。

而今，小理粗糙的皮肤变得细腻，鼻梁因大眼镜被隐形眼镜取代而露出了小巧挺直的本来面目，生就的单眼皮于十七岁那年一夜之间变成了双眼皮，杂草丛生的眉毛已被靚眉卡规划成恰到好处的眉型。

小理真的按照中国古典美人的标准长出了“柳叶眉，杏核眼，通天的鼻子樱桃口，元宝的耳朵瓜子脸”。

小理不好意思说出她女大十八变的奇妙经历，只是在有人点着女儿的小脑袋说“你可不如你妈漂亮”时，抿嘴笑着回敬：“我女儿可比我小时候好看多了！”

王小理的长相不惊艳，但是经得起推敲，经得住端详。

可是——可是，所有的庆幸与满足都成了昨夜的美梦。从最近的某个时刻开始，在小理每一次收起镜子的那个刹那，她都会陷入片刻的恐慌。如果这种恐慌能够被琐事及时地打断，她便得以解脱；但是现在，办公室里很静，恐慌得不到任何人的打扰，只有她有些粗重的呼吸一浪一浪地压迫着她，催促着她的恐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横冲直撞地行驶过来。

小理闭了闭眼，然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挺了挺脊背，勇敢地开始了与自己的对视。

额角与鼻翼两侧的毛孔像一个个针眼儿，均匀地扎在原本光滑的皮肤上；颧骨上的斑点像是狂风刮上去的灰尘——与灰尘不同的是，从此再也擦不下去。脖子上有了皱纹，尽了最大的力去抚平，还是难以将其舒展……

绽放意味着什么？

凋零。

小理倒吸了一口凉气。

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做不成鲜花，可以做一束经过特殊处理而比鲜花更耐看、更别具风情的干花！

不争也俏丽，香气淡然却更有韵味。

比起鲜花，小理更喜欢干花，家里的床头柜上就摆着一束干花，好像是小理为自己树立的榜样。

可是，小理毕竟是人啊，而且是比花朵还要娇弱的女人！

干花仍然可以与鲜花争辉，而失去了水分的衰老女人要经过多少技术加工，才能像脱了水的干花一样与年轻姣好的姑娘们比美啊！

小理啪地放下了小镜子，望着办公桌的桌面发呆。

单从这方面讲，小理还是蛮喜欢目前的工作。它只占据你的肉体，并不侵犯你的精神。虽然也繁忙，但总会有时间留给自己。

4

走廊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小理连忙把小镜子收进抽屉。

“呀，你可来啦！”唐姐一阵风似的刮进来了。

“怎么没去开会呢？”郑好凑到小理跟前，低低地问。

“开会？”小理恍然想起：昨天下班时院办通知今早八点钟在礼堂召开教职员大会，主任还给她布置了采访。

我的老天！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小理的记忆力几乎丧失了，许多小事她都会转头就忘。就像一个画师勾勒了轮廓之后，却忘记了自己要画什么细节。

小理拍着脑袋，反省着自己。

她最近犯的错太多了。

主任让她到人事处取材料，再去财务处报销购书款，她拿来了材料，却把去财务处忘得一干二净。

郑好突然发起高烧，回家之前让小理代她请个病假，可直到主任在办公室嘀咕郑好怎么无声无息地两天没来上班，小理才猛然想起。

上期报纸付印前，小理一直叮嘱自己要记得把头版头条会议报道中院长的名字抹掉，可到底还是忘了。稿子是提前写的，而院长因出差根本就没有出席会议。

最可气的是前天，王书记来电话要小理立刻送一份院报去年的合订本，小理答应得好好的，放下电话就忘了，害得他老人家只好亲自来取……

就这样，无论公事还是私事，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忘记的总是刻骨铭心，不该忘记的却会难以想起——小理常常不快乐的根源也许正在于此。

“郑好，赶紧帮我把稿子写出来吧。”小理央求着郑好，郑好嗔怪地斜了她一眼：“这还用说吗。”

电话响起，是主任，让小理到他的办公室去。

小理刚坐稳，主任就开始接电话。对方大概是主任的老同学，主任越唠越热闹。小理如坐针毡，摆弄着烟灰缸里的瓜子皮。

小理还真该感谢打电话的人，放下电话的主任心情格外好，他没看小理，脸上仍挂着笑，像长辈似的问：“小理呀，最近是怎么啦？”

小理把胳膊肘拄在膝盖上，手托着腮，低下头。

主任抬起头，无奈地叹了口气，又垂下眼皮，说：“人得要强，小理，你最近太散漫了。”

小理把瓜子皮一片片地捏碎。

“你能力强,素质高,大家有目共睹。但你不爱做院报工作,我也能看出来。不干院报,你又想干什么?”

小理想辩驳,却找不到词句。

“人啊,年轻的时候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就那么一片山,高矮能差多少。”主任比画着,语重心长:“你知道你的毛病是什么吗?”

这倒是小理关心的问题,她追问:“是什么?”

主任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又吐出来,然后看着小理说:“做什么都不投入。”

小理释然了,这一点她早就知道。

连同革文做爱时,都会忍不住去听女儿和公婆的动静,她做别的还会更投入吗?

小理笑了,泪光闪烁。

男领导最怕女下属的眼泪,主任迅速转变了语气,“当然,你还年轻,有的是改错的机会;不过,人生苦短啊,如果总是这么稀里糊涂的,你将来会后悔的。”

还用等到将来吗?小理早就后悔了。

她后悔自己一直懵懂,她想醒过来,只是不知该在什么时候醒来,所以,她才还是懵懂着。

小理想起那次游大连的滨海路,因为多吃了一片晕车药,她上了车就睡着了。醒后大家唧唧喳喳地告诉她,沿途的风景美极了。可是,小理该怨谁呢?

有时候,命中注定你会错过许多美丽的风景,你不想错过,可是行吗?总不该为了看风景而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吧。

女人是信命的,信命的人都是因无力与命运抗争而惧怕命运的人。

小理一直被这种无力感纠缠,从小的时候,直到现在。

5

下班铃一响，小理便火速奔向幼儿园。

她的心情比她的脚步不知要急迫多少倍，她催促着自己快一点儿走，却啪嚓一声摔倒在雪地上。

幼儿园静悄悄的，还没等小理推开小班的房门，身后就响起牛老师高门大嗓的说话声：“陶陶，看谁来了？”小理吓得打了个激灵，回头见牛老师抱着女儿从中班走出来。陶陶怯怯地看着妈妈，好像不认识。

小理感到惊喜，这是十天来陶陶第一次在妈妈接她的时候没有哭泣。牛老师喜气洋洋地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哪！陶陶今天表现可好了，吃饭没吐，还睡了一觉。”

小理激动地瞪圆了眼睛。她抱过陶陶，在她的小脸上亲了又亲。没想到，陶陶挣脱了小理，伸手去找牛老师。

牛老师接过孩子，对小理说：“你看我说得没错吧。小孩儿上幼儿园都这样，先是不愿来，后是不愿走。这回你放心吧？”

这一问，倒让小理不好意思了，她连连说着谢谢。

从幼儿园出来，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车水马龙，行人拥塞，只有路灯有秩序地排列在路旁，不紧不慢地散发着柔和的光。黑黑的天空像块幕布，雪花在灯光的映衬下如漫天飞舞的小天使。

王小理紧紧抱着女儿，心情愉悦，脚步轻盈。她突然想起小时候楼道的墙壁上写着黑体字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小理和女儿说笑着上楼，抬眼看，丈夫杨革文正站在家门口冲着她们笑呢！

“哟，你怎么回来啦？”小理吃惊地问。

“我不放心陶陶，跟处长请假了。”

这句话要是出自别的孩子爸爸之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杨革

文能生出这般铁汉柔情，实在是有些罕见。

喜悦和轻松在这一晚始终充盈着小理的心，甚至她一向不喜欢的客厅里的那盏昏黄的小吊灯，在今晚也明亮了许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生活呀，多么轻易的就可以让人满足啊！

这是身为母亲的女人的通病，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你忧愁所以我忧愁，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受孩子的左右。

6

当小理讲到第五个故事时，陶陶沉沉地睡去了，她也忍不住打起了哈欠。

小理晃了晃脑袋，努力驱赶浓重的睡意，悄悄来到阳台。她把沙锅里的药汤倒出来，然后添上水熬第三遍。

“小理呀，不是说好不吃药了吗？怎么又熬上了？婆婆趿拉着拖鞋走进来，不满地看着小理。

“哦，大夫说还得吃几服。”小理把事先想好的理由说了出来。

“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呀？”婆婆问。

“大夫也没说是是什么病。”小理说，说完才发现自己是所答非所问。

“我同意你爸的观点，你呀，就是缺乏锻炼。”齐素清叹了口气，说：“现在的女人啊，太娇嫩了。报纸呀，电视呀，全是给女人编的广告，一会儿让女的补这个，一会儿又让女的补那个。对了，还有什么更年期——”齐素清摆了摆手，对报纸上的观点蔑视到了极点：“过去的女人哪有过更年期？起五更爬半夜，驴一样玩儿命地干工作，哪里有时间过更年期，哪里有心情过更年期呀？……”

一股股热气从沙锅的边沿钻了出来，雾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着，浸染着，把小理淹没在那难闻的中药味中。

齐素清絮絮叨叨地说着，小理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身体已经

被寒气沁得冰凉，她的心则变成了一味中药，和那些奇形怪状的这个草呀，那个虫呀的一起受着煎熬。

“这沙锅多少钱一个？”婆婆指着新买的沙锅问。

“十块钱。”小理答。

“再加上煤气费——”齐素清在脑子里算着账，“还不如吃成药合算。”

“是。”小理说，脸上胡乱挂上一抹微笑。她的心里在想，只要药能见效，不论发生了什么，都值得忍受。

小理端着熬好的汤药进了屋，革文已经脱衣服睡下了。

“哎，革文，快起来吃药吧！”小理轻轻捏了捏革文的耳朵。

“哦。”革文醒过来，眼睛通红。

“喝吧，大夫说，喝下这服就能见效了。”小理把药端到革文嘴边。

“还有多少服？”革文问小理。

“还有六服。”小理答。

“什么？”革文吃惊地问，“还有六服！”

“哎呀，只要能好起来，六服不算多。”小理捏住革文的鼻子，温柔地哄着他说：“好孩子，喝吧……”

把一切料理好之后，小理像一条欢快的小鱼钻进革文的被窝。

革文睡眼惺松地嘟囔：“别闹了，睡吧！”

小理搂住革文的脖子：“心情好，睡不着。”

革文拿开小理的手，闭着眼说：“你这人真是怪了，心情不好睡不着觉，心情好也睡不着。”

革文说得并不错，只是缺少些夫妻间应有的委婉和温情，小理觉着委屈，又无从说起。不过，这是革文的一贯风格，他从来不会甜言蜜语，不只是对小理，对谁都如此。

小理早已经不再为这些小事和革文计较了，她吻着革文的耳朵：“我想和你亲热，也可以试一试汤药见不见效啊。”

革文的语调有所缓和：“改天再试吧，我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不嘛,不嘛。”小理撒着娇,手摸向革文的下身;“我想它了嘛。”

革文笑了,并没有动,好像在开始一种漫长而未知的等待。

“你看,我……哎呀,这药是不是假的呀?”一阵沉默之后,革文说。

“别急,再等等。”小理安慰着革文,并继续着她的爱抚,可是革文毫无起色。

小理不甘心,她索性掀开被子,起身跪在革文的身边,准备尽最后的努力。正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杨金山的喊声:“小理啊,以后熬完药别忘了把阳台的灯闭了啊!”

小理紧张得抖了一下,连忙应了一声。

可是,回应了杨金山之后,小理就再也没有力气做任何动作了。

她呆呆地跪在丈夫的身边,黑暗中的她大睁着眼睛,她的眼神正如此时她的心,茫然而空洞。

革文伸出手捏了捏小理的乳房,几秒钟之后,他的呼吸均匀起来——他睡着了。

小理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失败了。她已习惯于将心比心地为这种失败找出各种理由:革文工作过于繁忙导致精力不够,革文年过三十体力每况愈下,革文天性笃定坐怀不乱……这些理由总能说服小理平静下来。

而今晚,在喜与悲之间找不到第三条出路,小理只好凄怆地哭了。

做爱做爱,只有做才有爱;而革文已经好久没有和她做爱了,是不是爱就没有了呢?

小理深深地叹息,叹息声惊扰了革文。

“怎么还没睡?”革文迷迷糊糊地问,闭着眼睛的他不知道他的妻子仍然一动不动地跪在他的身旁。

小理连忙闭上嘴,把叹息憋了回去。

小理躺倒在床上,用被子温暖自己冰凉的身体。

然后,她转向女儿,一次次地抚摸女儿的小脸、小手、小脚丫,好

像只有这样做，才能找到坚定和勇气。

忽然，陶陶格格笑了两声，翻个身又睡了。

小理想，几天前，自己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能让陶陶不哭不闹，她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就在昨晚，孩子还在睡梦中抽泣呢，而今，她不哭了，也不吐了，还有什么比女儿的平安和快乐更重要？

福不双至。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又去奢求丈夫的柔情，哪有十全十美的好事？

笑容浮现在小理的脸上。

小理终于舒坦地睡去了。

7

王小理最大的本事就是掩饰自己。

无论内心多么颓唐，外表仍会保持鲜亮可人，这是她从小练就的本领。

她对童年的最初记忆，是母亲高举着一把菜刀追得父亲满屋子奔逃。

第二天，左邻右舍看到小理都要小声问一句：“你爸你妈昨晚又干仗了？”五岁的小理会若无其事地摇摇头，然后继续和小伙伴做游戏。

小学四年级，小理在公园义务劳动。在树荫下拔草的时候，竟发现远处的长椅上，父亲正靠在一个姑娘的肩上。小理呆了片刻，便弯下腰拼命地干活了。

小理没告诉任何人，直到今天。

谁也不告诉，谁也不知道。

“噤——”小理时常深吸一口气，再鼓圆了两腮缓缓将其呼出，仿佛呼出了她心灵超载的那部分沉重。

现在，小理走在上班的路上，临进校门的时候，再次重复着这个